

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

一、台湾奏事各折

二、陈病状辞任各折

附录：卞制军奏议选录

一、台湾奏事各折

遵旨赴台并布置船政事宜折（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初到台湾勘阅炮台防勇情形折（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

附陈明海口浪涌未能即日乘轮往后山片（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

查勘台湾后山情形并筹应办事宜折（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参后山驻防营朱游击片（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报明台北风灾片（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台防安谧因病回工折（光绪三年八月初五日）

陈报后山番情未靖定期渡台相机剿抚折（光绪四年八月□□日）

台北后山番社顽抗预筹进剿折（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

官军攻毁后山番社并搜除安抚情形折（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

番众悔罪自投现办抚辑并撤裁营勇折（光绪四年□月□□日）

续筹安插番社裁并营勇折（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由台北陆行赴台南沿途访察情形事竣回省片（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遵旨赴台并布置船政事宜折

奏为微臣遵旨赴台，并将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丁日昌奏「请假一月回省调理」各折片，该抚病体未痊，着赏假一个月，回省调理。所有台湾防务，即着吴赞诚暂行接办。应如何筹画布置？着与何璟、丁日昌筹商妥协，次第举行』等因，钦此。闻命之下，惶恐难名。臣前因校阅各船操练，亲往澎湖与丁昌会晤，见其病体难支，臣亦以厂工正紧，偕同回省筹商；业经附片奏明在案。臣回工后，连日晋省与督、抚臣会商筹拨台营月饷及购办外洋船炮、军火事宜，粗有端绪。仰蒙圣慈垂念台防紧要，谕饬微臣暂往接办；微臣自应遵旨东渡。

伏念臣才识迂庸，未谙时务。自办船政，将届一年；未报涓埃，方深悚惕。台防关系东南大局，丁日昌以全力经营、苦心规画，大端虽已毕举，成效尚待徐收；更非臣菲材，所能稍裨万一。且迩来船工制造日求其新，而经费日见

其绌。上年七月间起造铁肋及康邦轮机洋匠，半系新招工徒，皆非素习；考究规摹，变通增减，稍一大意，往往既成复毁，工料虚糜：不似前此专造旧式之易循成轨也。出洋监督道员李凤苞暨日意格西行时，臣曾属一抵法都，即校定一千七百匹马力巡海快船图式及应配料件，开单赶寄。现接电报，该监督及学生等于三月二十四日抵法之马塞海口，前项图式清单计日可到；当即起手仿制。惟筹工必先筹费，而海关月款元年欠解二十万两、二年欠解十八万两，本年自正月迄今六成项下又新欠十二万两；虽四成项下按月拨解二万两，杯水车薪，立见其涸。第一号铁肋船竭力趲工，始克依期下水。第二号所需铁板、铜管各料已由外洋购到者，价脚未能给清；船壳应用之榑木，因费不应手，尚未购办。度支如此其难，虽使聪明才力十倍于臣者，处此亦不免有无米为炊之虑；况臣之闇昧，尤恐顾此遗彼，欲速返迟。总监工道员叶廷眷因母病未克来工，厂中一切事件，仅恃提调道员吴仲翔襄理。该员熟练工务、任事实心，深资臂助；惟当此工繁费绌，措手殊难。倘台防稍松，臣仍暂回工次，往来照料，以期慎密。李鸿章以所购三十八顿炮铁船二号，日内可到；属臣俟该船抵闽，将教习洋人分别去留，并配募炮勇、核定章程，归并「龙骧」、「虎威」等船一处操练。届时臣若未能遽回，应饬吴仲翔就近禀商督、抚臣代为酌夺。抚臣丁日昌素抱公忠，力维大局；台事正有起色，若病势稍减，必仍一手经理，以收未竟之功。臣现将厂事略为部署，即日带「船政关防」渡台；应如何筹画布置？当谨遵谕旨随时咨商督、抚臣妥筹办理。船政寻常公事，暂交提调吴仲翔代拆代行；紧要事件，包封递台，由臣亲自酌办。至制船经费，为目前急需；并恳天恩饬下闽海关按月照数拨解，并将新、旧欠款陆续解清，以济要工而全大局。

除俟抵台后察看情形随时驰报外，所有微臣赴台并将船政事宜布置缘由，理合恭折附轮船递交上海县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初到台湾勘阅炮台防勇情形折

奏为微臣现抵台湾勘阅炮台防勇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二十五日乘坐「海镜」轮船渡台缘由，业经恭折奏报在案。二十七日，船抵澎湖，因风潮不顺，守候半日；乘夜开行，遂于二十八日抵旗后登岸。当即勘阅该处南北两岸炮台，现有道员方勋拨勇两哨驻守，规模已具，炮未配齐。该处港口极窄，两崖壁立；港外浪涌甚大，轮船骤难驶入：似乎有险可凭。二十九日，经过凤山旧城，察阅方勋所部两营队伍颇为严整，兵民亦甚相安。五月初一日，抵台湾府城，接见镇、道以下各官；询知自抚臣内渡，营中照常操练，由该镇、道督率营务处知府周懋琦等逐日在校场阅操，分别

赏罚，尚无废弛。自率芒社惩创后，各处番情均尚帖服；惟彰化民情素称犷悍，已飭方勋拔勇三哨前往，协同代理知县钟鸿逵择尤惩办。臣所过凤山、台湾两属地方，早禾已一律刈获，收成丰稔；足纾宸廑。沿途时有绅耆带同团丁出迎道左，皆晓以约束子弟、联络守望，自卫身家。初三日，往安平勘阅炮台；令炮勇燃放安蒙士郎大炮，虽未一律精熟，而子路已渐有准。臣复调现驻安平之福锐新中营、镇海左营等勇在校场阅操，步法皆已整齐，枪法亦渐娴熟；尤以新中营为优。臣见郡城及安平、旗后两口，皆已有备；惟南路恒春甫设县治，城工未毕，防勇无多。由该县至卑南新开之路，绕山沿海，荒僻难行。卑南至璞石阁、水尾，为后山最要之区；现议筹办抚垦。总兵吴光亮于臣抵旗后之前数日，甫由此路拔营进扎；其后路必须节节布置，而后声气常通。臣拟亲往北路察看情形，并与吴光亮面商一切。适「振威」轮船由厦门来，留其暂泊安平，即日乘坐前往恒春、卑南等处查勘。俟查有应办事宜，自当会商督、抚臣妥为办理，以期仰副圣主绥靖海疆至意。

所有微臣现抵台湾勘阅炮台防勇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

附陈明海口浪涌未能即日乘轮往后山片

再，「振威」轮船于五月初七日午后抵安平港外停泊，臣即晚出至安平，拟次日黎明浪涌稍息，即乘竹筏登舟遄行。不料夜间风雨大作；次日雨势不休，风力更猛，海面波浪汹涌异常，一时中外轮船、夹板皆起碇驶往澎湖暂避。臣仍往宿安平，就近查察各营。俟天色开霁、风浪稍平，再飭「振威」前来，即当乘坐前往琅峤或卑南港口登岸，一路查勘前进。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

查勘台湾后山情形并筹应办事宜折

奏为查勘台湾后山卑南等处情形，会筹应办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湾北路苏澳、大南澳以至岐莱、新城，中阻高山、旁临大海，路险而远；经抚臣丁日昌奏明变通办理：调总兵吴光亮统领各营移驻后山璞石阁、水尾，居中控驭；分布各营于岐莱、秀孤峦一带，以与卑南联络。并飭知县周有基自恒春八瑶湾新开一路，由大鸟万以达卑南，较为平坦。四月间，吴光亮统率大队，已由此路行过，并无阻碍。

臣见刻下海防静谧，台地事宜当以后山抚垦为急务。臣于后山情形未悉，必须亲往与吴光亮面商，以期周妥。当于五月初七日驰出安平，拟乘轮船前往。嗣因连日风雨，涌浪过大，船不能停；十二日，天色渐晴，遂改由陆行，取道凤山、恒春前进。

查自恒春县城东北行过射麻里、万里得、八瑶、阿眉等社，仅越小岭三重

；中间溪涧回环，路旁皆系水田，民番杂居耕作。出八瑶湾，北至知本社百四十余里中，皆一线海滩，环绕山脚；怒涛冲击，乱石成堆。其间巴郎卫一处，地段稍宽，有土人林赞承垦，居然村落；其余旷地，为「振」字中营分哨驻防。而牡丹鼻及红土崁山地势最险；周有基所开此段石路，二月间抚臣曾派知府周懋琦勘明，必须开凿宽阔，方能经久。因周有基另有差委，致未兴工；现经大雨冲刷，石皆碎裂成片，■〈土册〉塌入海。臣去时过此，尚有石级参差，勉强可度；回时则弃舆步行，前挽后推，蹶足于峻嶒危石之尖，凡数百步乃过。再北去，路虽平坦，中有大小溪流十数道。最深者为大鸟万、诸也葛、大猫狸、知本四大溪，在冬、春时皆可徒涉；惟至盛夏大雨时行，山水陡涨，溪流迅急，势若建瓴，枯树大石皆随流而下。臣至大猫狸，阻雨三日；十里中前、后两溪隔断，从人几至绝粮。及晴已两日，溪水尚不得渡。前此吴光亮经过此路，水尚未发；即饬地方官于每处溪口预备船筏，搭盖篷寮。臣再三审度，除大鸟万溪尚可兼用船筏外，大猫狸等三溪水底多石，势极汹涌，有时船筏皆不能施；即饬署台防同知袁闻柝、知县周有基等缘溪开路，溯至上游稍狭处，用生番编藤为桥之法架设数十丈悬桥，跨溪而过，以通文报。再另扎坚固竹筏，缚以巨藤，于两岸钉立木桩，安设绞关，左右牵曳；涨水稍平时，尚可藉以渡筏。其红土崁山一路，仍饬周有基添雇石工，开宽至丈，方免■〈土册〉卸；此自恒春至卑南后山南路山溪间阻，现经设法布置之情形也。

臣于二十八日行抵卑南，吴光亮亦自璞石阁前来会晤。询知所部飞虎左、右两营暨中哨亲兵，均在璞石阁暂扎；并于成广澳设立粮局，分勇守护，以资转运。俟由苏澳移调之练勇前、左两营到齐，即分扎水尾、马大鞍、吴全城等处；移现扎大陂之线枪营，往扎大港口；原驻新城、花莲港之江开泰、李英两营，均仍其旧。计璞石阁以北自水尾、马大鞍、吴全城、花莲港以达新城，相距皆在四、五十里以内；其成广澳、大港口、花莲港，又皆沿海要地。似此棋布星罗，声势可联成一气；此后山中路分布营垒，以联络南北之情形也。

吴光亮请水尾筑城，以广招徕；亦自有见。惟估计城工需费甚巨，且商贾未集、井邑未成；应俟垦民招有成数，再为筹办。自恒春新路以来，阻山逼海，绝少平芜；过知本溪，则山势豁然开朗，中间平原弥望，林壑秀美。臣偕吴光亮由卑南阿眉社循海岸北行，踰卑南溪至猴子山麓；凭高跳远，迤北十数里内山川形势，历历在目。卑南至此，分为二路。一由外屏山前沿海，以至成广澳；一由外屏山后缘溪而上，至璞石阁；路皆坦平，而西路地尤宽阔。卑南周回百余里，为番社者八、为民庄者一；止绥靖军一营分扎数处，兵力似单。惟卑南各社就抚已久，番情尚属驯良。其中卑南觅大社，向为七十二社之长；归化最早。康熙、乾隆间，大军先后渡台平朱一贵、林爽文之乱，该社酋长或奉

檄搜捕、或远出迎师；屡受银牌、衣服之奖，至今传为家宝。日本琅■〈王乔〉之役，署同知袁闻柝等航海至卑南晓谕，该头目陈安生、郑仁贵等即首先薙发具结；各社闻风一律遵办，使倭人无从借口。厥后开路、抚番诸事，陈安生甚为出力；时有以邪教相诱者，约束子弟，不为所惑——惜于本年春间身故。现在头目郑仁贵、嘉走等，亦尚肯办公。臣到卑南次日，该处八社头目及觅仔爻、阿眉社番目、保桑庄客民、董事人等，以次来谒。臣谨宣布朝廷恩德，反复谕导；勉以各安本分，同荷生成。其番目尚能办事者，奖以银、帛。惟吕家望社素号强悍，自就抚后渐知敛戢；偶有滋事凶番在逃未获，亦得到该头目严切训戒，予限交凶；俱各懍遵而去。臣复亲至卑南觅；社中议事公所名曰「笹楼馆」者，茅屋虽不甚整洁，而竹树环绕数里，极为茂盛。该社设有义塾，已故番目陈安生之子年七、八岁，能背诵故抚臣王凯泰所刊「训番俚言」，琅琅可听。后山一带，共设义塾十六处。内保桑庄塾中民童陈姓，已粗通书旨。北丝阁社丁杨姓之幼女，入塾读甫两年，已完「四书」全注并「诗经」一部，于「训番俚言」能逐句讲解大意，能作番语及操漳、泉土音；其弟十一龄，亦粗解俚言字义。臣见该处设塾未久，民番诸童已有鼓舞向学之机；将来涵濡圣教，沦浹日深，其进境亦未可量。因将其塾师并该童等酌加奖励；仍饬同知袁闻柝查明僻处未设之处，再添设数塾，以广化导。阿眉本系奴番，迩来生齿日繁，势寝强盛，不受卑南番目役使，且有诱以为非者；亦饬署同知袁闻柝随时开导，加意防范。该番近日渐能自开水田，种蒔禾稻。查卑南自大陂以南，除阿眉番自种田地外，客民陈云清、吴加炳、潘元琴等各有承垦，已成熟田。其间荒地亦多，有主之业，可以督令陆续自垦；其可招外人承垦者，地已无多。且平埔番虽不习耕，向皆有捕鹿之场、牧牛之所；如卑南寮之类，即诸番游牧公地。若一并夺归他人，绝其谋生之路，势必不能相安。惟大陂以北至水尾、马大鞍、大巴望一路，地广人稀。旷土不少，可容招垦。若岐莱一带，地虽可垦，而大鲁阁、嘉礼远、豆栏等社番情尚未甚驯服，垦民亦不敢轻往；必须由近及远，次第设施。璞石阁亦有民庄，系闽、粤杂居；而番众民单，势难相抗。抚臣前遣人赴厦门、汕头等处分投招募，须秋后风浪平息，始可由轮船装载而来；所需耕牛、农具，已饬由台湾道夏献纶筹款购置。开垦章程，先已参酌妥协，俾易遵行。至八瑶湾新路中间隙地，虽然偶有数处水源甚旺，稍可垦僻仅容数家及十数家者；现亦招募山前土人前往试垦。缘此路本极荒僻，除巴郎卫一村外，百数十里中绝无人烟；虽节节扎营驻防，而商贾行人尚无食宿之地，无怪其裹足不前。前山土人多习番情，前往耕种，可冀相安无事；而行人望衡投止，得所依托，此路始可通行也。臣维后山自南达北三百里中沃野平畴，开垦如有成效，则米穀、糖、油桐、茶、棉子之利出产日多，销路宜畅；而

居民既集，百物皆需陆运之劳人，不若水运之便。臣复细察八瑶湾以至卑南沿海一带，实无可以泊船避风之处。吴光亮亲往成广澳沿岸察看，祇有郎阿郎港口水势较深，溪底无石；拟遣熟悉工程之员覆加确勘，如能开挖深通，可泊本地商船百数十只，于地方甚有便益。成广澳并无港口，且有礁石；秀孤峦大港口则巨石蔽塞，港门口狭水急，船只更难出入。至轮船交夏后，罕能驶往。惟冬、春两季风色微和，可以暂就海面停轮；装卸入货，亦不宜久；此后山地虽膏腴，而水陆运道均多不便，祇可随时设法、相机办理之实在情形也。

臣此行正当盛暑，行则烈日当空，沙热如火；宿则茅茨容膝，下湿上蒸：自觉受瘴甚重。回至恒春，随从员弁、勇丁，皆病不能起。臣只得轻骑减从，趲程回郡；行抵枋寮，即头眩胸胀，寒热交作。六月十三日，勉强抵郡，病势增剧；现在赶紧调理，仍复力疾办事。

所有查勘卑南等处情形并会筹应办事宜，理合会同兼署福州将军闽浙总督臣何璟、福建巡抚臣丁日昌，恭折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参后山驻防营朱游击片

再，台湾后山因系初辟，番性未驯；经派营勇分段驻扎，以资巡防。兹于本年五月二十九日，牧丹湾地方有驿夫潘阿顺被生番毙；三十日，又有「振」字中营告假哨官都司欧阳起泗同勇丁四名经过阿郎一溪地方，突遇生番将欧阳起泗戕害，随带行李抢去。该处距大鸟万地方不远，扎有「振」字中营，归游击朱荷恩管带。该游击于营伍毫无振作，勇丁疲弱甚多；致营盘附近地方连出劫杀重案，巡缉实属不力。除飭该处招抚局委员严飭通事协同各社番目查明究系何社生番，勒令交凶惩办，并将「振」字中营另行派员接带、认真整理外，应请旨将花翎参将衔、准补浙江提标右营游击朱荷恩即行革职，以肃军律。

理合会同兼署福州将军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报明台北风灾片

再，台湾北路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陡起台风，继以大雨。自淡水、噶玛兰所辖以至后山苏澳、新城，历大港口、成广澳等扎营处所营垒、兵房、碉堡、军装局概行■〈土册〉塌。转运快艇等船十七号，内有四号被风浪击碎，片板无存；余均损坏。噶玛兰厅衙署、监狱、仓廩、城墙亦多倾圮，民房倒去数百间。苏澳、新城被灾尤重，庐舍鲜有存者。各处桥梁、道路均有残缺，军民压毙、溺毙者二十余名。其时「福星」轮船运送营勇、粮米前赴后山，正泊苏澳。因风势猛烈，锚炼折断，尾舵亦坏，不能自持；船随浪卷，拥上沙滩搁浅。据总兵吴光亮、台湾道夏献纶等具报前来。

臣查此次台北风灾为数十年所仅见，所有被灾之区，已饬地方官查明赈恤；兵房、营垒暨各项工程，赶紧修整；快艇各船有关后山转运，并分别验修补造。「福星」轮船搁浅处所，据该管驾都司杨永年禀报：于船旁挖开沙石，做成坞式；一面将器具、炮械起空，俾船身较轻，遇有大潮，可用轮船拖带下水。经饬设法妥办，另派轮船前往。以后如何情形，当再续行驰报。

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

台防安谧因病回工折

奏为台防安谧，微臣因病回工；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初一日，经将查勘台湾后山卑南等处并途次受病回抵郡城各情形奏明在案。臣卑南之行，受瘴甚重。回郡调治，虽外热稍清，而畏风恶寒、饮食少进，则日甚一日。台地水土最劣，既苦无医，且常用药饵亦难猝致；缠绵逾月，未有转机。各营正值训练之时，竟不能亲往校阅；甚至披览案牍，即眩晕难支。镇、道等见臣委顿，咸谓台阳郁热，养病非宜；劝臣内渡就医，俾期速愈。臣因日国总领事与道员唐廷枢等所议「唆味兰」船案急未就范，海防仍难遽松；而枋山复有生番戕人之案，正在饬催道员方勋等查办。未敢以病势增剧，遽行离台。旋据方勋等禀复：『枋山戕人一案查系草山社番，已勒令该社长交出正凶乳务一名到营讯办。前次牡丹湾伺杀「振」字中营哨官欧阳起泗之犯，亦查出射不力社凶番冷阿冷等的名。经向该社勒交，据该社番目零阿冷等六人来营，恳愿具限将正凶冷阿冷等捆送；已于枫港一带派兵迎拏，刻日当可得手』等情。查该处各番社慑于兵威，渐能奉法；纵有一二愍无忌惮者，亦可随时究捕，不至负隅勾结，为害地方。彰化县属土匪，自派潮普营勇往办，据报陆续捕获要匪多名，现已配撤回营。台北风灾后，地方官量为抚恤，民情亦均静谧。适接督臣何璟来函：「唆味兰」船案派署兴泉永道司徒绪、广东题奏道叶文澜在厦会议，已可完结；嘱臣暂回诊治，并商榷一切公务。抚臣丁日昌亦以病剧请假回籍，彼此有经手事件，亟待清厘；饬船政提调吴仲翔禀请臣早日内渡面商。兼之船厂工程经费，亦需臣回工部署。臣见台社渐知向化，海防又已敕平；臣驻台已三阅月，现在病体支离，一切不能躬亲，久留无益。计不如旋省赶紧医调，倘得就痊，尚可力图报效。当于七月二十四日，坐「飞云」轮船内渡。二十六日抵工，即赴省门与督、抚臣晤商各事。缘在海面风浪甚巨，闭舱伏枕，仅啜薄粥数口，登岸后，益觉疲惫不胜。幸内地湿热较轻，当即延医服药，日来稍有起色；仍当力疾督办工程，不敢遽请假期，致旷责任。

所有台防安谧、微臣因病回工缘由，理合恭折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三年八月初五日）。

陈报后山番情未靖定期渡台相机剿抚折

奏为台北后山番情尚未安谧，微臣现在部署各事，定期带印东渡，相机剿抚；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后山加礼宛番情蠢动缘由，业于本月十八日会折奏报在案。旋接总兵孙开华、台湾道夏献纶函禀：『已商派参将张兆连选带擢胜一营，前赴花莲港会合总兵吴光亮所部妥办援应』；并据夏献纶禀称：『访闻土棍陈辉煌向为该番社主谋，有从中挑衅情事；现在设法密拿』等由。复经会同督臣札飭参将周士得明示赏罚，务在必获。旬日以来，番情尚无续报。臣本拟早日东渡，因事稽延、曾于前奏声明。刻下该番虽未大肆猖獗，惟相持不决，不特糜饷老师，且虑万一枝节横生，该镇、道等势位等夷，靡所承禀；省垣重洋远隔，遥制无从，恐台事益难归束。臣自七月以来，两足积受湿热，忽然肿溃，步履甚艰。顾以甫经任事，百务纷集，不得不强起清厘；竭数旬之力，甫有端绪。因与督臣商定，将巡抚、船政两署公事赶为料理；于九月初一日起程东渡，先赴鸡笼、艋舺一带择要驻扎，就近调度。现值清理庶狱之际，臬司详结案件较多；除已经勘审者仍由臣分别题咨外，其未经勘审及续到之案与此外应行奏题咨事件，应即循照成例，均由督臣暂为代办。台湾如有招解之案，由臣就近勘审办理。其日行一切公事，飭委藩司代印代行，以免积压。鸡笼距省海程，轮船顺风一日可达；省垣倘有要事，臣得报，即可随时驶回。除俟抵台后相机剿抚，再将筹办情形驰报外，所有微臣定期东渡缘由，谨恭折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八月□□日）。

台北后山番社顽抗预筹进剿折（会闽督衔）

奏为台北后山加礼宛番顽抗不遵查办、复肆猖獗，现筹进剿缘由，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北加礼宛番情蠢动缘由，业于八月十八日会折奏报在案。臣等初意，原恐该番诚有屈抑或通事从中挑煽，必应澈查衅由，分别剿抚，使之知感、知惧；且虑各营久戍瘴乡，难保不渐生玩愒，另有别情。是以谆飭台湾道夏献纶先赴台北，遴员前往确切查明。一面添调勇丁，为可剿、可抚之计；如果缚献凶犯、悔罪输诚，自当仰体皇仁，宽其既往。乃顷接夏献纶禀称：『该道驰抵鸡笼后，遴委知县邱峻南、吴凤笙选带熟番头目，会同擢胜后营于八月十六日驶赴花莲港，当派番目进社劝谕。该社初犹不纳；示以印谕，始行放入。各老番尚知情理，晓其子弟不可妄为。其少壮之番，则出言无状，转责老番不是；且谓「社内如有迁避者，即先抢其穀米」。又查得本年三、四月间，土棍陈辉煌指营撞骗，按田勒派，共诈番银不少；该社被逼难堪，是以决计反抚』各等语。并据总兵孙开华、吴光亮呈同前由。论以前土棍狡削各节，该番似有可

原；论现在肆意狂悖情形，该番实无可恕。除责成参将周士得密拿陈辉煌务在必获，并查访各该营官有无知情另行惩办外，查该番负隅抗拒，一意执迷，前已屡经围扑营垒、杀害民勇，戕及哨官杨玉贵；近于八月十九日复截杀哨官参将文毓麟及勇丁九名，番情益形猖獗。若不与以惩创，何以戢凶顽而靖边圉！后山原驻各营分扎要隘，且多疾病，不敷调拨。现由总兵孙开华督带亲兵并镇海中营营官胡德兴所部七哨、新设「海」字营四哨，分坐轮船驶赴花莲港，取道米仑山逼扎前进；并拟挑选福靖新右营两哨，令赴新城帮同陈得胜扼扎鹊子铺，以防进剿时凶番纷窜。又据报称『现惟附近之巾老耶一社显然助逆，其余南势各社尚怀观望』。应俟孙开华到地后察看情形，如带去三营不敷分布，即行驰报，再由内地济师协剿。若剿办得手，该番畏惧，仍应将从前起衅情由澈查办结；其凶番、土棍，一律从严惩治：庶冀安反侧而弭乱萌。

臣等公同熟商：该镇、道等势位等夷，靡所承秉；省垣重洋遥隔，无从睹悉事机。万一枝节横生，以后更难收拾。臣赞诚拟即日带印东渡，相机剿抚。

合先将现筹进剿缘由，恭折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

官军攻毁后山番社并搜除安抚情形折（会闽督衔）

奏为台湾后山官军攻毁巾老耶、加礼宛两社，阵毙悍目，余众溃散，现在分别搜除安抚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九月初一日将加礼宛番不遵查办、现筹进剿并臣赞诚亲赴台北就近调度缘由，会折陈明在案。臣赞诚由马尾工次乘「威远」练船，于初五日辰刻驶抵鸡笼，登岸驻扎。据台湾道夏献纶面禀：『探得总兵孙开华于八月二十九日抵花莲港，风浪正大，冒险登岸；所部各营，亦于九月初三日陆续到齐。因进兵正路草木蒙茸，深防埋伏，拟绕由米仑山纾道而进』等语。即飞催该总兵等激励将士、整肃队伍，相机进扎，务使首尾相顾，不致被番包抄；并派参将傅德柯解去双管加那炮及药弹等件，以助攻剿。

兹接孙开华、吴光亮呈报：『初五日酌带队伍，会同前往米仑山查勘地势。该番散伏深箐，放枪伺击；我军连施开花炮、火箭，伤番十余名，番众败退。查点我军，阵亡一名、受伤数名。孙开华等先拟由米仑山一路前进；及察看巾老耶社适与加礼宛势成犄角，必先攻拔以孤其势，我军始无后顾之忧。遂于初六日会督各营，分路进攻。派副将李光率队驻扎米仑港，防其包抄；调新城营勇扎鹊子铺，以防窜逸。孙开华、吴光亮率参将张兆连等整队向前，先作明攻加礼宛之势；密遣参将胡德兴、吴立贵、同知朱上泮、都司李英、刘洪顺等，突向巾老耶社分攻东南、东北两面。该社悍番拚命拒战；正相持间，加礼宛番目大肥宛汝率悍党数百来援，为我后队截击，大肥宛汝中炮立毙。连毙悍党

十余名，番始败退。巾老耶外援既绝，势渐不支；我军勇气倍奋，战及三时，始将该社攻破，杀毙悍番数十名。李英当先枪进，足受枪子伤，弁勇亦有伤亡；各军就农兵营、十六股庄两处屯扎。初七日黎明，复督大队往攻加礼宛社。该番先受惩创，知我军威，料难自守；预于社后二里许，负山阻险，坚筑土垒。我军一到，该番拒战，逾时即弃社而遁；登即追杀数十人，立将该社茅屋焚毁。因路径丛杂，未便穷追，即收队回营；随探知败窜悍番，尚麇聚土垒为守死计。初八日五鼓，吴光亮率各营仍由加礼宛竹仔林而进、孙开华亲督参将张兆连等由巾老耶社旁深草丛中衔枚疾进，直抵该巢。环攻一时之久，身先冲入，遂将坚垒踏平，搜斩一百余名，余众翻山窜逸；至午刻收队。计四日之战，共歼番二百余名。其南势之豆栏、薄薄等社，初犹观望；至是，悉皆慑服，不容败番入社。七脚川社番，先曾邀截木瓜生番，缴呈首级赴吴光亮营领赏。至是，复阻截木瓜番，不使与加礼宛联络；并截杀巾老耶败窜之番，甚为出力。高山之大鲁阁番，亦来助战。现仍查探败番窜匿踪迹，分别搜除、招抚；并晓谕南势各社安业』等情呈报前来。并据台湾道夏献纶禀报相同。臣等伏查加礼宛等社少壮之番，向来自立勾头名目，不受老番约束；恃其凶顽，显然抗抚，戕害官勇，实属罪不容诛。此次歼毙皆系壮番，洵堪示儆。在逃余众，果能悔罪自投，仍当妥为安插，使之复业；以免窜伏崖谷，终为后患。其从前土棍诈索之案，并当严行查办，俾昭平允。惟岐莱一带地荒瘴重，生力军只可于事急调援，事松即撤；若久留瘴地，虽精壮亦变为疲羸。亟应乘此事机，将该处善后一切妥筹布置，以冀一劳永逸。臣赞诚俟日间风浪稍定，即乘轮亲往花莲港会同孙开华、吴光亮察酌情形，商筹办理；一面将续调之兵，陆续撤回。

除将应办事宜随时会商驰陈并此次阵亡员弁、勇丁随后查明汇案请恤外，所有后山官军攻毁巾老耶、加礼宛两社，现在分别搜除安抚情形，谨合词恭折由驿四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九月十二日）。

番众悔罪自投现办抚辑并撤裁营勇折（会闽督衔）

奏为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悔罪自投，缚献首凶惩办，现在妥为抚辑，将援军陆续撤回，并原驻各营分别裁并，会筹布置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九月十二日将官军攻毁加礼宛番社、余众溃散、分别搜除安抚缘由，会折驰奏在案。臣赞诚于九月十五日乘「威远」练船抵花莲港，连日会同孙开华、吴光亮亲赴加礼宛等处周历查勘；遣通事传各社番目到营，谨宣布朝廷宽大之仁，务使海濊群生同被声教，毋令失所之意。因七脚川番合社一心始终出力，面予嘉奖，犒以银、帛；薄薄社番性尚驯良，亦予奖励。豆栏、里楼

等社，则皆严切训示，晓以利害；饬各约束子弟，毋再为非。皆悚惕俯听，似知感悟。加礼宛番，初则散窜山谷，惧不敢出；有逃往中路马大鞍等社者，悉被拒弗纳：粮食渐竭，穷蹙无路。因遣通事及七脚川番目传谕招致，并令缚出滋事凶番，许其免罪就抚。旋有番目陈赤鹿等诣营自投，并缚献首凶姑乳斗玩一名。臣赞诚察看该番等皆久已薙发，面貌、衣服与平民无异。讯以肇衅滋事之由，佥以「土棍陈辉煌藉命屡次索诈，逼迫难堪」对。复诘以「委员遣人入社招抚，何故顽抗不遵，且更诱杀官勇」？则称系现获之姑乳斗玩及在逃之姑乳士敏二人把持，主令无知少壮所为，老番力阻不听；并称姑乳士敏逃亦不远，容诱获捆送。现在各良番皆知畏威悔罪，但求宽宥、给地安插，愿永为良民等语。随提讯姑乳斗玩一犯，此次倡首滋事、戕害官勇各情，直认不讳。察其形状果系凶恶，未便稽诛；即派员押赴新城正法梟示，以昭炯戒。一面将投出各番交七脚川番目保领，准予免罪；令速将逃散番众一律招回，听候安插。连日报到有名者，已九百余人；吴光亮为之搭棚栖止，给发食米、炊具。俟陆续到齐，择地分别安置。巾老耶社人数较少，并未远逃，仍散附各社；除查明最劣之番目板耶等二名革退另换外，余皆分别保结，听其复业。陈辉煌本系噶玛兰土民，先已逃回，藏匿番山；业饬宜兰县、营设法购获，再为澈办。复以民番所耕之地彼此参错，难于办别，易启争端；饬署宜兰县知县邱峻南随同吴光亮逐段勘明、划清地界，令民番照界各自耕种，不相侵越，以杜后衅。孙开华所部擢胜后营及夏献纶添拨之镇海「海」字等营，均即陆续撤回。

臣等伏查台湾后山南起恒春八瑶湾、北至苏澳六百余里，中分三段。除南路八瑶湾以北百四十里系一线海滩、北路苏澳以南百五十里山高路断不计外，自知本溪至大陂一路，川原平衍，是为卑南；至璞石阁，而山势一束。过此，则水尾、打马燕、迪佳等处，又复开旷，是为秀始峦；直至岐菜、新城之鹊子铺而止。中间大巴壟北一段，地势虽平，而两边皆山，中汇溪流，冲刷无定；沙石间杂，不可开垦。惟山边高地，可种旱粮。其间向无居民，止有番社。至吴全城溪流渐平，始有可开水田之处。由此北抵新城鹊子铺六十里内，平原沃壤，最为膏腴；现在番民耕种者，仅十之二、三。此外旷地甚多，随处可耕；并不虑民占番地。该处各社归顺已久，其老番常出海购货，往来于噶玛兰；虽不如卑南之驯良，较中路新抚各社已觉稍通情理，并非无从教化：此土地、人民之不可弃也。综计全台南北各港口，四时均可泊轮船者，惟有鸡笼一港。轮船由鸡笼开往花莲港，约六时可到。如看准天色，随到随返，尚有把握，不致疏虞。若南路之安平、旗后、射寮等港，盛夏、初秋皆不能停船。其船由旗后等港开往后山之成广澳，须绕转恒春极南之沙马矾头，路多纡折，非一日所能必到；不如花莲港之刻期往返，声息易通。且成广澳至璞石阁山路崎岖

，转运费力；花莲港至大巴壟、水尾路皆平坦，牛车可行：此港口运道之不可弃也。议者谓地处瘴乡，兵难久驻；须俟人民渐集、瘴气渐轻，而后设营镇抚。窃见后山每逢夏令瘴疫流行，不独岐莱，即璞石阁、大港口亦然，而恒春以北之牡丹湾一路尤甚；皆为不能忍置之地。花莲港一带究系平原，距高山已在十里外，其瘴非尽由岚蒸所致；查各营戍久力疲，不免因陋就简，茅茨不蔽风雨、沮洳不为疏泄，居者安得不病！若营基加工培高、营墙加工筑固，兵房分为行列修整，洁净水沟周围深通，再戒兵士以节慎寒暑、广备医药，未始不可以人事补救。且留营则居者有恃，而来者日多，人烟盛而瘴气可冀渐减；撤营则来者裹足，即居者亦难立足，山川阒而风气终无由开。惟是原驻各营病弱者多，久戍思归；不得不酌量裁并更换。且将来垦民日众、垦地日辟，民番交涉事务渐繁；招抚一局，亦不可不设。查陈辉煌屡次索诈，通事等皆有所闻，而该处营官李英等曾不觉察。可见武员之粗率，断难恃以体察民情；必须遴派文员设局经理，兼资弹压。查有丁忧寿宁县知县吴凤笙曾在军营带勇及历任州县，稳练耐劳；拟令募带一营，就于花莲港驻扎，兼办北路招抚局务。其原驻花莲港都司李英一营，即行裁并。新城僻在最北，距农兵营三十余里中间，并无入烟；苏澳旧开之路既废不通行，则此处并非扼要。原驻该处副将陈得胜一营，拟令移回吴全城，择近、择要驻扎；即将原驻吴全城之都司刘洪顺一营裁撤。陈得胜于加礼宛番攻扑鹊子铺碉堡时，恃勇轻进，被番两次设伏包抄，致阵亡哨官参将杨玉贵、文毓魁二员，该副将左右臂亦受枪镖重伤；按其轻敌失机，本应参革。惟该副将上次随攻阿棉纳纳番社，首先夺隘破垒，最为奋勇；尚未保奖。此次复将积年未服之大鲁阁生番设法收抚，并随同堵剿加礼宛番，颇有斩获；且右臂受伤，碎骨尚未全愈：功过似足相抵。可否仰恳恩施，免其参革；即撤去营官，仍留营差遣，以观后效？所带福锐左营，现改派都司杨金宝接带。同知吴炳章所带练军前营现驻中溪洲，亦多病弱；拟令总兵邱德福另募一营更替：均仍归吴光亮节制调遣。似此一经裁换，汰弱留强，庶期兵收实用、饷不虚糜。俟年余后，察看民番渐能相安，当可再裁两营；于中、北两路酌留三营，分布要隘，定为永远之额。再查台北原派有轮船一号，常川差遣；嗣后每月中遇晴霁日，令往花莲港运输饷银、军米一二次。凡垦民、商贩愿往者，均准查明附搭，并准携带眷口及农具、食用等物；庶农商争便，趋者日多，地方始有起色。臣赞诚于九月二十三日偕孙开华冻兀回抵鸡笼，拟赴艋舺暂驻，部署一切。

至此次本任漳州镇总兵记名提督孙开华一闻檄调，冒险赴援；四日之间连战皆捷，出奇制胜，迭破坚巢；洵属谋勇兼资，胆识出众。合无仰恳天恩破格奖擢，以励戎行。其余在事出力员弁，可否准臣等并归剿平阿棉纳纳社案内

，择尤汇保之处？伏候圣裁。

所有安抚加礼宛等社并会筹布置情形，臣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谨合词恭折，由轮船递沪交上海县发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月□□日）。

续筹安插番社裁并营勇折（会闽督衔）

奏为台北后山加礼宛等社逃番陆续招回安插，并将首恶续献惩办；现经撤换营官，分别裁并，严饬加意训练，以期民番永远相安。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北后山番社未尽事宜，前经颯缕陈奏；旋于十一月十七日，钦奉十月二十二日上谕：『何璟等奏「台湾后山番众悔罪自投，现筹布置情形」一折，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番众滋事，经官军击散后，番众悔罪自投，并将凶番姑乳斗玩一名缚献正法，各番社现已一律安帖；惟凶犯姑乳士敏一名在逃未获，仍着责令番目擒获捆送，毋在漏网。其投出各番，并着择地妥为安插，俾资生业。土棍陈辉煌屡次索诈，激变番众，致烦兵力，实属不法已极！务须严拿惩办，以儆效尤。后山地方虽处瘴乡，惟既经开辟，颇费经营，原期固疆圉而杜覬覦，岂可半途而废！况花莲港一带皆系平原之地，瘴气较轻；所有原驻各营，应如何培筑营基、分建兵房、广备医药之处？及设局招抚、裁并营制一切善后事宜，着该督等悉心会商，妥筹办理』等因，钦此。恭读之下，仰见朝廷洞烛万里，训诲周详；曷胜感忭！

查加礼宛招回番众，节据总兵吴光亮呈报先后不满千人；其原驻棚寮业经焚毁，先为搭棚栖止。嗣于该社迤北里许之地，准其搭造寮房，鳞次居住。其南有溪河一道，为民番分界之处。此外，平原划归番界者，皆开沟种竹以为标识；将来招垦地段不致混淆，可杜侵占之弊。其中老耶番众亦已归来，准令附入七脚川、豆兰、饱干、理留四社之内盖屋居住；并令七脚川等社连具保结，宽给田地，俾遂耕种。大段界限已分，盖造亦经完竣；间有犬牙相错畸零之地，饬令招抚局委员随时妥为区处，俾臻帖服。该处北滨海隅，旷地不少；捕鱼、垦地，皆可自便。诚使兵民不恃势欺凌、通事不从中煽惑，定可相安无事；诚如圣训「后山虽处瘴乡，开辟颇费经营，岂可半途而废」！经臣等节次谆切晓谕，并饬总兵吴光亮等遴选诚实通事随时训诫，俾就范围。不敢以番情安谧，稍懈绸缪；亦不敢谓番意诤张，稍存歧视；此安插番众，期无失所之情形也。

凶番姑乳斗玩先经正法；其在逃之姑乳士敏一名，旋由番目陈赤鹿等捆送，经吴光亮提讯「倡首反抚、迭次行凶」不讳，于十月初八日正法。旋于十月十九日，复据番目缚送起事凶犯龟刘武歹、底歹洛洛（即武歹洛爻）二名，供

认纠众攻营不讳；随于营次骈僇。惟查土棍陈辉煌本系噶玛兰社之总理，曾随提督罗大春开路，给以顶戴；所结番众不少，其志尚欲藉开垦以图利便。急之则深入番山，恐贻后患；惟缓以诱之，则贪念未灰，必将自投罗网。现仍严切责成参将周士得、傅德柯等密为购致，务获惩办，以除祸首而服番心：此缉拿逸犯之情形也。

后山各营积久生疲，勇多病弱；臣赞诚亲往按验，亟应更易生力，以资防戍。当将原驻花莲港之都司李英福靖左营裁撤，改委丁忧寿宁县知县吴凤笙另募新勇接防；现先带两哨进抵花莲港填扎，兼办招抚局务。其余三哨募到，亦即拨往归队。原驻新城之福锐左营，业将营官陈得胜撤去，委都司杨金宝接带，移扎吴全城等处；原驻吴全城都司刘洪顺练勇左营，业于十月初裁撤。原驻中溪洲之代办营官同知吴炳章所带练勇前营裁撤，以总兵邱得福新募飞虎前营抵补填扎。其移驻大港口之副将李光所带「振」字前营，亦系疲弱；拟俟降补都司张福胜所募飞虎后营成军到防后，再将原营撤遣。其前台北府知府林达泉原带「海」字一营，以同知朱上泮管带，现改为镇海后营，归台湾道节制，分扎基隆、沪尾、艋舺一带。统计台北裁撤四营以新募三营抵补外，实裁一营。其台南防戍之军，据台湾道夏献纶详请：福锐中营提督高登玉请假，即将该营及兰军中营勇丁汰弱留强，撤去「兰军中营」名目，并归副将杨开友管带；另饬署台防同知袁闻柝募成绥靖一营，分布防护。其澎湖副将、升任山东登莱青镇总兵吴奇勋原带健勇一营，留一哨防护澎湖炮台；其余四哨调至台郡，委参将苏鹰鸿、守备吴奇猷合带，饬赴枫港、枋山一带防戍。该处原有都司刘志庆、林明募带护垦土勇二百名，亦即裁撤。总计台南北防勇，除填抵外，实裁去一营两哨。其中新募之勇，尚须训练；已严饬各该营官认真讲求，申明禁令，随时更易疲弱，以冀悉成旅劲：此撤换营官、分别裁并之情形也。

臣等详细筹商，务臻妥密，断不敢使已成之功废于半途；一面严饬设法购拏土棍陈辉煌，期在必获，庶几仰副圣主除暴安良之至意。所有台地续筹安插番社、裁并营勇各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由台北陆行赴台南沿途访察情形事竣回省片

再，臣自后山回抵基隆后，于十月初九日饬派「永保」轮船将驻防吴全城之刘洪顺一营撤勇全数载到基隆，饬台湾道夏献纶点验，立即遣散。旋得吴光亮咨函，知姑乳士敏已经缚献惩办，番情大定；臣即由基隆出至艋舺，医治旬余。二十六日，起程陆行，道经竹塹、彰化、嘉义一带；十一月初六日，抵台湾府城。所过各处，访求利弊。查新开中路之埔里社建筑土城，工程及半；土民及熟番，均已相安。惟附近之北港高山番素称凶悍，因有游击丁汝霖带福锐

新右营勇丁分扼要隘，未敢四出扰害；已饬催委署中路同知孙继祖迅赴新任，以资弹压。又彰化县属之拣东保内山一带，间有生番伺杀土人之事；当饬该县、营另选妥干隘首、多设隘丁，随时防范。彰、嘉交界之西螺地方，有积匪廖金福素行不法，经该处汛弁率乡从围拿，因拒捕登时格毙；及嘉义县属之查亩营毛、刘二姓争收田谷相斗，互有杀伤；均经谆饬该县、营就近严行查办。其余各处民情，均为安谧。在郡阅镇、道标左右两翼练兵，操演阵法亦颇齐整。旋于十五日展轮内渡，行次南日海面，风涛甚恶；仰托朝廷福庇，于十七日安抵马尾工次。略将船政事务料理，现已于十一月二十日回省。

所有微臣内渡日期，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陈病状辞任各折

恳辞闽抚折（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

谢恩赴闽抚署任折（光绪四年六月十五日）

在台湾病剧请开巡抚署缺折（光绪四年十月初六日）

骤患急病请假调理折（光绪五年正月十八日）

附录：前福建巡抚丁、闽浙总督何、署福建巡抚李会奏折

病未就痊请开船政差使折（光绪五年三月十八日）

病久未痊恳展假赴苏就医折（光绪五年五月十六日）

恭谢天恩并报明就医江苏起程日期折（光绪五年七月初四日）

就医罔效恳请开缺调理折（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恳辞闽抚折

奏为恭谢天恩，沥陈微臣感悚下忱并病体未痊、难胜署任实情，吁恳鸿慈收回成命；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吏部咨，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福建巡抚，着吴赞诚署理。钦此』。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伏念臣皖水庸材，至愚极陋。荷蒙圣恩器使，任以船政要工；未报涓埃，方深悚惕。兹复仰荷温纶，畀权疆寄。臣自顾何人，膺斯宠遇；虽捐糜顶踵，何足仰答高厚生成。窃思事不避难，人臣所以励职；量而后入，亦人臣所以返躬。苟不自量力而遽负重肩，未有不颠蹶立见者。谨将臣不能胜任地方实情，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臣幼本孱弱；及仕粤二十年，久在行间，备尝艰苦。曾在德庆江口堵御艇匪，坠水受伤。自五十岁以后，气血渐衰，筋骨疼痛、头目眩晕诸病，不时举发。上年四月奉命渡台，周历后山，感受暑瘴。回郡重病，几濒于危；防务稍松，奏明内渡就医。服药多剂，外证销痊，而饮食减少、精神委顿，总未复旧。入春以来，因经费日竭、工务棘手，五中焦灼，夜不成眠，病势转增。所以不敢请假者

，值此荒歉频仍、雨旸未若，宵旰忧惕方深；苟能勉强支持，何敢以病状渎陈天听！臣粗习算学，略通西法。历在天津机器局及闽厂随事考究，于测算制造之理，稍窥门径；止堪督率工匠，教导生徒。细壤涓流，无非自效；假以岁月，或望有成。至于朝廷典章、地方经政，臣以奔驰鞅掌，学术久疏，全未谙悉；又赋性鲁钝，只可心专一事，不能并务兼营。闽省襟带山海，幅员辽阔；民俗强悍，吏治颓靡。丁日昌以全力整顿，尚以省、台不能兼顾，虑多疏漏；况以臣弩下之质、兼病弱之躯，万难综理。船政为海防要图，刻下洋务虽然平静，而外人犹时藉「保护商船」之案，肆意苛求，屡思启衅；船工万不能停，而经费又万不能裕，惟恃严汰冗滥，并日经营。臣不敢隳弃前功，坚忍撑持，心力俱竭。近来披阅公事，为时稍久，即心神恍惚，甚或眩不能仰；若再任以地方，恐瞽乱颠倒，必致两误。臣即愚昧，亦何至甘居暴弃，自外帡幪；惟自揣已审，内疚实深！一身之败裂所系犹小，地方之贻误所关甚大，有不能不宛转陈情于君父之前者。合无仰恳天恩，鉴此愚忱，收回成命；另简贤能，庶地方得免贻误。微臣亦荷终始矜全，犬马余生，益矢将来之图报。

谨将感激悚惧下忱，恭折具陈。伏乞太皇后、皇上圣鉴训示，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谨奏（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

谢恩赴闽抚署任折

奏为微臣遵旨前赴署任，叩谢天恩，并部署船政事宜；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十一日具奏「病体未痊，难胜署任实情」一折，六月十一日奉旨：『吴赞诚仍着署理福建巡抚，用副委任，毋许固辞。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伏念臣薄植菲材，滥膺船局，圣慈不责其隳废，复重以恩命权任封疆。所以悽悽吁辞者，自揣私衷难期报称。猥蒙宠遇，委曲成全。捧读温纶，感深流涕！虽病弱之躯无裨职守，不敢不揆葵藿向阳之义，切犬马图报之思；竭尽愚忱，冀副高厚生成于万一。拟将工次经手事宜略为部署妥帖，即当晋省接署巡抚印务。船政提调道员吴仲翔，在工有年，综核精细。臣到任后，所有船政收发经费并日行一切公事，交吴仲翔经理；遇有紧要事件，由臣自行酌办。省门距工不远，臣仍当不时亲自来厂督商，期臻妥洽。顾海墉之斤斧，未答涓埃；感阙下之帡幪，弥深悚惕！谨将微臣感谢下忱并部署船政前赴署任情形，恭折附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六月十五日）。

在台湾病剧请开巡抚署缺折

奏为微臣病势增剧，吁恳天恩准开署缺，仍回船工医调；恭折吁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自上年夏间在台湾后山感受瘴疔，卧病数旬；屡经医调，精神总难复旧。本年五月，蒙恩命署巡抚篆务，当即沥陈病体难胜实情。钦奉谕旨「毋许固辞」等因，钦此。臣自顾何人，膺斯宠任；勉就职守，冀效涓埃。若果精力稍可支持，敢惜捐顶踵以酬高厚！惟臣此次渡海亲往岐莱，风浪险恶，瘴毒深重；营中地尤卑湿，夜间海气砭肌，以致右臀酸痛，牵引项背，头目益加眩晕，终日如坐雾中。台北既乏医药，而病眩又难渡海；只得就艤舸暂息。

伏思省属公事，繁重数倍于台。巡抚有总理之责，非全神贯注，不能提挈整顿，周彻无遗；岂容一再贻误！念之焦灼愈加，遂致虚火上炎，夜不能寐。医者谓心血亏耗，兼风邪深入经络；非息心静养，难期速痊。闽抚衙门事件，自丁日昌屡请病假、旋回原籍，葆亨以山西藩司留署斯缺，中间不无耽搁，积压渐多。臣接篆后，督同幕僚竭数旬之力，清理积牍，甫有头绪；而省外属吏之贤否、地方之利病，尚未及采访周知。清夜自思，倍深疚惕！旋以番社不靖，总遽渡台，总又逾月。虽现任藩司李明墀才力胜臣十倍，精于察吏、熟于洋情，可期得力；而藩司自有钱穀专责，抚署公事仅代印代行，非比一手经理可以任其展布。臣窃虑此次事竣回省，百务纷集，文待清厘；而病躯如此支离，精神万难周到。报国之心虽切，任事之力已殫；若但请赏假医调，则展转贻误仍所不免。天下事皆由因循于积渐，遂致败坏于一朝；纵幸而愆尤未暴、谴责不加，臣自问亦天良难昧。船政近因费绌，员匠裁减，工务暂松；臣自不敢卸责。惟有吁恳天恩，准开署缺，迅简贤能接任；臣仍回船工，力疾照料，藉可稍资调理，以冀渐获就痊。至台湾海防、省城洋案，皆与船政极有关系；臣思所能及、力所能为，无不与督臣随时会商妥办，不敢稍存膜视。臣原籍安徽庐江县，自兵燹后，住屋已无片瓦；断非敢遽思安逸，徜徉田里，自外生成。犬马余生，仍当竭力驰驱，图报鸿慈于万一。

所有微臣病势增剧、请开署缺缘由，谨力疾吁恳，附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迫切惶悚之至。谨奏（光绪四年十月初六日）。

骤患急病请假调理折

奏为微臣骤患急症，医治已有转机，吁恳天恩赏假一月调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两次渡台，并亲往后山周历人迹不到之地，上雾下湿，积受瘴毒，时发时痊；臣自觉身体尚属结实，总未认真调理。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省，与督臣何璟商办公务。复往前抚臣丁日昌寓所，甫谈数语，左手猝觉麻木，身渐发颤；强起将归，左足亦复蹇滞。丁日昌见臣不支，扶就榻上；当时似睡似醒，虽心中了了，意终不达于言。经进以祛风解瘴之药，日复一日，神识渐清；惟尚未能披阅公牍，左足左手亦尚痿痹，不能运动。丁日昌本在病中，医药

较便；督、抚臣亦时来看视。均因臣此次骤得急症，病势甚深，未可移动、亦未可过用心思；已先会委提调吴仲翔代办一切。现据医云：积受风寒、湿痺过深，必须静养，方可复元。合无仰恳天恩，赏假一月，俾臣静心调理。工次公事，仍由提调道员吴仲翔代拆代行，暂为经理，以免延误。臣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勉竭驽骀，以图报效。

所有微臣因病请假缘由，谨专折附驿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五年正月十八日）。

附录：前福建巡抚丁、闽浙总督何、署福建巡抚李会奏折
奏为委员暂行代办船政事宜，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禄寺卿督办船政臣吴赞诚体本结实，因两次渡台，历前后山染受瘴毒，积而未发。此次该京卿带病亲往后山筹办剿抚事宜，并履勘番地、安插布置，备极劳顿；复由淡水、彰化、嘉义而至郡城，沿途询察百姓疾苦、简阅兵勇，忘其身有病中。事竣方始内渡，中途骤遇大风，轮船颠簸，又复数日不食。回工后，勉强撑持，已形委顿。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工次来省，初到臣璟处商办台务、洋务。旋到臣日昌寓所，甫谈公事数语，即云左手麻木；扶至榻中，左手、左足皆不能动，神气忽清忽迷，口中喃喃皆系措置台事。医云由积受风湿、烟瘴过深，必须调理顺手，方可望有转机。臣等时往看视并照料医药，见该京卿病势甚重，工次相隔六、七十里，未可遽尔移动，恐致再受风邪；故商嘱仍在臣日昌寓所调理。而岁暮工次各事，亦不可无人照料；查船政提调道员吴仲翔熟悉工程，已檄饬暂行代办，以免旷废。一俟病势稍痊，再由该京卿自行陈奏。

所有委员代办船政缘由，谨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病未就痊请开船政差使折

奏为微臣假期届满，病未就痊，吁恳天恩赏开船政差使；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正月十八日奏明骤患急症，请假调理；钦奉恩旨赏假一月。臣仰荷圣慈，感激无地；亟思加紧医治，速就痊可，得以勉图报效。惟臣当缮折时，风眩渐定，方谓已有转机，因由省回工，冀内患既清，左手左足虽形牵掣，就外医治，便可日痊。乃连日服药兼以湔熨，筋络稍舒，手足略能运动，不数时而仍然蹇滞。工次地方荒僻，既无良医，亦无良药；且负山面江，风劲湿重，水土不服，病体愈为之不调。据医云：病之起伏无常，仍系积受风邪、深入腠理；须易地静养，内剂外灸，方可望渐次平复，断不能克日见功。窃念臣待罪船工，已深惶悚；滥膺卿秩，复荷生成。但使稍可支持，方将竭尽驽骀，期答鸿

慈于万一。乃假限已届，病尚未瘥；有时强起披阅案牒，而头重目眩，阅未半神辄瞽乱。厂中公事，提调道员吴仲翔暂代经理；遇有要件，臣亦力疾与之商办。一切虽幸无旷误，惟臣精力实在不支。龟勉从公，则难专事医药；悉心调摄，则难兼顾工程。臣自受事以来，遇病每自撑持，从未敢稍耽安逸；此次心力相违，势难速效。一身之疾犹轻，公事之系甚重；踌躇再四，惟有沥恳天恩，俯念臣婴病已逾两月，疗治久未见功，准开船政差使，赏假两个月，俾臣赴江南访求良医，移易水土，冀得渐痊。后此有生之年，皆系圣主所赐。至船政关系海防，交涉中外；应恳简派贤能接办，以重工务。臣倘蒙天庇，得以就痊，即当泥首宫门，求赏在都供职，藉抒犬马报效之忱；不胜瞻阙待命之至。

所有微臣病未就痊、请开船政差使缘由，谨专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五年三月十八日）。

病久未痊恳展假赴苏就医折

奏为微臣病久未痊，吁恳天恩准展假暂离工次，赴苏就医；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三月十八日以病未就痊，奏请赏开船政差使；闰三月二十日钦奉恩旨：『吴赞诚着赏假两个月，毋庸开船政差使。所有船政事务，着交吴仲翔暂行代办。钦此』。臣何人斯，渥蒙圣主逾格矜全，一至于此！跪聆之下，感激涕零！

自蒙恩赏假以来，多方调治。医者始用疏达之剂；嗣防中气或亏，改服暖补；现交夏令，又谓忌投峻品。计自得病至今，已经半年。左手五指虽渐能伸屈，而手腕僵硬，不能运动；左腰亦僵直难举，虽略能移步，而足趾着地，即站立不牢。默自体察，由左边颠顶以至踵趾筋络连缀中，隐隐若有牵掣之者；症诸右体，界限判然，气脉全不联贯。闽省无良医，亦无佳药。延诊者言人人殊，莫得要领；服药至百数十剂，迄无大效。臣素不敢耽安逸；且年未六十，亟望调服早愈，效奔走以答生成。无如咫尺工厂，此数月中仅扶病出视一次，竟不能常川周历。提调道员吴仲翔精明沈毅，于船政事务、措置咸宜；惟经费奇绌，诸形拮据。凡有禀商之件，臣不能不力疾与之擘画。兼之海防正在筹办，督、抚臣函来商榷，勉强作答，更未敢因病耽延。顾披阅公牒及数叶、作字及数行，便觉头重目眩、神疲力乏；心愈焦急，而病愈淹缠。虽医者有云「宜缓调、不宜急治」，然再三考究，总未洞中病根。臣素闻江苏孟河名医，费姓长于方脉、马姓精于灸法，然皆不肯出门。臣婴疾在工，势难静摄；而受恩深重，又未敢申引退之词。辗转思维，惟有叩吁天恩，准予展假两个月；暂离工次，赴孟河就医，■〈亻 界〉微臣得藉灸治，兼易水土，冀苏痼疾。可否之处？出自高厚鸿慈。至船工一切，吴仲翔办理无误；遇有紧要公务及海防关系

中外交涉事件，当飭其禀商督、抚臣暨南洋大臣沈葆楨、会办海防大臣丁日昌，以昭慎重而副事机。并沥恳飭下福州将军将海关月款如数筹济，俾吴仲翔随事有资。臣倘得医治渐痊，凡此余年，莫非出自圣慈所赐。无论假期以内，即当驰同工次，仍理职守，以冀稍遂犬马报主之私。

所有微臣吁恳展假暂离工次、赴苏就医情由，谨专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五年五月十六日）。

恭谢天恩并报明就医江苏起程日期折

奏为恭谢天恩，并报明微臣就医江苏起程日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吴赞诚着再赏假两个月，准其前赴江苏就医。一俟病体稍痊，即驰回工次，以重职守。船政事关紧要，兼之海防事务甚繁，何璟、李明墀务当督飭道员吴仲翔悉心经理；遇有紧要公务，随时禀商妥办，毋稍疏虞』等因，钦此。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伏念臣才庸识陋，深荷生成。因病状之侵寻，方书遍检；顾假期之屡展，温旨优容；感激涕零，不能自己。

现调任湖南抚臣李明墀，业经起程。臣扶病前赴省门，与督臣何璟会晤，将现在应办工程事宜，逐一详告；督臣亦亲来工所，察看一过。有船工料件、存款，均点交道员吴仲翔接收妥办。其总理船政木质关防，并交该员敬谨封藏；遇有应奏事件，飭其禀请督臣代奏，以重厂务。臣于七月初四日乘坐轮船，前赴江苏就医。倘蒙圣慈福庇，得以速痊，仍当恪遵谕旨驰回工次，藉尽犬马图报之私。

所有微臣起程日期并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附驿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五年七月初四日）。

就医罔效恳请开缺调理折

奏为微臣假满届期、就医罔效，吁恳天恩，准予开缺调理；恭折陈明，仰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恩准展假两个月，离工就医；业将起程前赴江苏日期，于七月初四日奏明在案。是月初七日，臣行抵上海，因船中颠簸，体益困惫；憩息旬日，始舆疾径抵孟河。时费姓老医已故，遂就医士马文植诊治；称系劳思过度，气血全亏，肝失所养，内风自动，筋络拘挛，已成偏枯之象。连服养荣通络之剂，兼用针灸；当时虽觉松动，乃未逾时而紧缩如前。两月以来，未尝不急切调治，冀得速愈，稍遂奔走图奋之愿，藉答圣慈高厚之恩。无如受病已深，中气日弱；现在天气转凉，筋脉益觉僵缩，举动更形蹇滞。兼之神昏体瘠，实难勉强支持。当此假期届满，自量病势，断非刻日可以就痊；再四思维，惟有沥恳天恩，准开缺回籍调治，俾臣家居静摄，缓以求功。至于船政关系

要工，又值筹办海防之顷，必须重臣专理；并恳简派贤能前往督办，以重厂务。臣倘蒙福庇，得以渐起沈病，谨当泥首宫门，求赏差使，藉抒涓埃报答之私。

所有微臣就医罔效、吁恳开缺下忱，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借孟河营都司关防封发。合并声明。谨奏（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录：卞制军奏议选录

一
二
三
一

奏给发同治六年分台澎各营俸饷并发还台湾府杂款银两折

奏给发同治六年分台澎各营俸饷并发还台湾府杂款银两折

奏为给发同治六年分台、澎各营俸饷，并发还台湾府杂款银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台湾各营递年应领官兵俸饷等银，向由府、厅、营造册送司，分别扣抵支給。兹据藩司邓廷枏详称：『台湾各营同治六年分额支俸饷、马干、养廉等银二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八两零，内除明扣小建并台湾府请扣暨由司核扣各款共银十六万八千二百八十五两零，实应给银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三两零。又，发还台湾府垫给杂款银二千三百九十两零。又澎湖左右营额领俸饷、马干、养廉等银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七两零，内除明扣小建暨由司核扣各款共银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两零，实应给银二万一百十五两零。并请由省雇备商船，解运赴台交收』。详请具奏前来。臣查护解员弁有由台湾委令来省领饷之南安县典史陈桐、署台协右营守备徐毓元、署澎湖右营游击吴文龙等，并由省添委文员候补县丞陈兆麟、试用从九品沈思正、候补典史萧启元会同护解前往；循照成案，毋庸添委水师武职人员。除分饬各该文武员弁小心护运前赴台、澎分别解交台湾府、澎湖厅兑收具报外，臣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英桂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二

奏遵旨查抄道员财产覆奏折

奏遵旨查抄道员财产覆奏折

奏为遵旨查抄道员财产，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谕：『刘铭传奏「台湾道刘璈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声名狼藉」一折，本日已有旨将刘璈革职拿问。着卞宝第遴派廉干委员将该革员原籍资财严密查抄，毋任寄顿隐匿；并将抄出财产开列清单，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钦此』。臣遵即遴派素称廉谨之岳州府知府文鏞不动声色，密至刘璈住居处所，带同署临湘县知县陆承亨、该汛把总安德龄查得刘璈住屋一所，共六十八间。家中祇有刘璈庶母李氏、次媳葛氏及葛氏之幼子三人，其长子刘浚、次子刘济南、三子刘潜及其余眷属均在任所。随于各房、各院详细搜查，共抄得大小木箱、皮箱计四十七只，内装男女衣服共四百余件、细布四十六疋、零星服饰二百余件外，磁锡木器杂物一千一百余件，契纸四百余张，核价一万数千；现钱一百四十余千，稻穀四百余石，食米二十余石。当将箱只按号加封，并各项器具、钱、穀等物连房屋一并封固，派役看守；契纸交该县带回存库。传讯邻佑生员葛鼎新、户族职员刘笛音、管帐人职员李秀文，全供并无隐匿、寄顿情弊；取具甘结附卷。由该府将抄存房产、衣物各件开具清单，并将房屋绘图呈赍前来。

除清单、房图封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遵旨查抄刘璈原籍家产缘由，理合恭折由驿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三

奏前署台湾总兵被参各款查明稽核恳恩开复议处折

奏未解台湾协饷银两拟匀六季筹解附片

奏营弁互相禀揭牵扯荒谬请旨革职附片

奏台湾筹办海防及开山抚番养船经费收支银数折

奏部查台湾登覆各款请如数准销附片

奏新改澎湖镇总兵巡洋会哨事宜请飭部复议折

奏购备毛瑟枪子开报价目附片

奏福建巡抚衙门各吏役工食分别裁停折

奏游击捕贼畏缩请以都司降补附片

奏署沪尾守备贪污无耻请革职永不叙用附片

奏闽省乏船应用将「伏波」轮船调回巡缉折

奏前署台湾总兵被参各款查明稽核恳恩开复议处折

奏为前署台湾镇总兵杨在元被参各款，查案核明，恳恩开复原官，仍交部议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署台湾镇总兵杨在元于光绪十年间经前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以「匿报丁忧、脱囚建节及簠簋不饬、輿情不孚」各情，奏奉谕旨『革职，勒令

回籍」等因，钦此；转行钦遵在案。

伏查原奏内称「杨在元于光绪九年三月间丁父忧、九月间续丁母忧，到闽未报」一节，续经前督臣何璟咨准两江督臣曾国荃查案咨复：杨在元两次丁忧，先后报明咨部有案。是杨在元并无匿丧不报之处，已信而有征。又原参「脱囚建节」一节，查杨在元自前督臣文煜奏参革职后，投效甘肃军营，剿平边寇出力；经甘肃新疆抚臣刘锦棠奏准开复原官，由部咨闽有案。光绪十年间，杨在元由江南带勇渡台协防；适台湾镇总兵吴光亮调省，所遗镇篆，经前督臣何璟以台湾防务方殷，奏请不拘成格，委令杨在元暂署。是杨在元于罢职后，因战功而开复原官、因防务而暂署镇篆，皆有奏案可稽；与脱囚建节者情形不同。又原参「重莅台南，輿情不孚」一节，卷查前督臣杨昌浚饬据台湾镇、道、府、县及台湾培元局绅金称：「杨在元重署台湾镇篆并在台湾中路筹办防务，未闻有军民忿詈、不洽輿情之事」。至「初次在台湾镇任内被参侵吞营饷、滥委营缺，请旨监追刑讯，将银两照缴奏结」一节，卷查杨在元初次在台湾镇任内，将应还各营垫饷挪作练兵经费及天津洋案修理枪炮之用；其台湾大甲汛守备缺出，因接署之叶定国尚未履任，由北路协副将林珠稟经杨在元批准委令六品军功都司职衔林谦暂时代理。由司提集人证讯明：并无侵蚀情事；饬据杨在元将前项挪用银两照数赔缴，奏奉谕旨革职完案。杨在元已在甘肃续着劳绩开复，前案应毋庸议。他如被参「私收练兵贴费」一节，卷查原案讯因台湾道标都司邓熙林与镇标中营别有交涉，与杨在元无干；已于前案奏结时，声请剔出另办。杨在元屡稟被参冤抑，尚属可信。据福建臬司奎俊会同藩司张梦元详请奏复原官，前督臣杨昌浚因卸篆在即，未及核办；移交前来。臣复加查核，情节均属相符。惟杨在元二次到闽，未经详叙履历，故何璟亦有「未报丁忧」之奏；委署镇篆，又未力辞：以致人言藉藉，究有不合。可否仰恳天恩，将前署台湾镇总兵杨在元开复原官，仍请旨交部议处？出自圣裁。

除咨部查照外，臣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未解台湾协饷银两拟匀六季筹解附片

再，台湾前因改设行省，一切布置需费浩繁；经前督臣杨昌浚奏准：自光绪十二年四月起，由闽省各库局每年筹解协饷银二十四万两，以五年为度。业经筹解至十六年六月止，计尚未解本年七月起、至十七年三月止应银一十八万两；亟当按季措解，以清款项。惟闽省饷源以茶税、货厘为命脉，本年茶景疲滞，甚于上年；百货厘金，又因子口单盛行，征数日绌。统计解支各款，出纳乘除，不敷甚巨；无米为炊，殊形棘手。拟将未解台湾协饷银一十八万两匀作六季筹解，每季解银三万两；至十七年冬季解清，藉以稍舒喘息。经臣函商台湾抚臣刘铭传，深知闽省竭蹶情形，已允展期匀解。据闽省善后局司道详请奏

咨前来，除饬局将本年秋、冬两季应匀解银六万两赶筹报解并咨部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

奏营弁互相禀揭牵扯荒谬请旨革职附片

再，前署台湾北路协标中营都司本任沪尾守备康长庆，于署任内任听兵丁恳调汛防，收受规费；又将各站跑兵短派一、二名，按月仍旧支销；又令其弟康廷杰一人兼当三差：经代理北路协副将滕国春禀由护抚臣沈应奎行令镇、道查覆属实。并查明该营千总王连恩因向守兵许得贵勒索不遂、擅自开革并朋充招募馆收租等事，经该署都司批斥未准，挟嫌禀揭，亦系实情；咨请参办前来。此案康长庆与王连恩互相禀揭，牵扯多端；均属荒谬。既据台湾镇总兵万国本、护理台湾道唐赞袞会查得实，自未便稍涉姑容。除将该千总王连恩另行咨部斥革外，相应请旨将前署台湾北路协中营都司本任舢舨营沪尾水师守备康长庆即行革职，以肃营政而遏浇风。所遗守备员缺，容俟接准部覆，由臣照章递补。谨会同护理台湾巡抚臣沈应奎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奏台湾筹办海防及开山抚番养船经费收支银数折

奏为台湾光绪八年正月、至十年闰五月止筹办海防及开山抚番、养船经费收支各款银数，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同治三年七月间，钦奉上谕：『本年七月起，一应军需，凡有例可循者，务当遵例支发，力求撙节。其例所不及，有应酌量变通者，亦须先行奏咨备案』等因，钦此。

伏查台湾筹办海防用款，截至光绪七年底止，业经前督臣杨昌浚造册报部。其自八年正月、至十年闰五月止并作一次，仍由内地接续造销，并经奏咨在案。查台湾孤悬海岛，为南洋门户；澎湖居台、厦之冲，形势尤为紧要：防务未可稍松。九年、十年间，法、越构兵，迭奉谕旨严密筹防。经前督、抚臣审度地势，严行整备。内山生番，旋抚旋叛，并须留营镇压。所有筹办情形，均经随时陈奏；官弁兵勇名数、月支饷数，并经按季造册咨部。计自八年起、至十年闰五月止，时逾两载。九年、十年间正值防务吃紧之时，用款较繁。饬据台湾道造册报销，由局逐款勾稽，其不符者，一律删除；凡款可裁节者，核案虽相吻合，亦经逐加厘剔，切实删减。计旧管光绪七年底报销案内留存银一千四百六十两四钱三分一厘七毫五丝二忽二微，新收闽省司局拨解台防、养船经费及台属关税、厘金、盐课、厘余、戍兵眷米折价发售、煤磺价值并收回前届报销案内遵删追缴银两各款、核扣平余等项共银三百三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两七钱四分三厘九毫二丝七忽八微；除拨还光绪五、六、七等年筹办海防挪动台湾府库银二万五千两外，实管收共银三百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一钱七分五厘六毫八丝。内除台湾经费项下支给水陆各营兵勇援军薪粮、公费、夫食、

统领大员暨文武员弁盐粮驮折、教习薪水、各勇未成军以前小口粮、裁撤行粮、轮船薪费、各项员役盐粮工食、各社义学、添设正腰站经费、解运军饷等项盘费脚价、购制枪炮军械、修建各项工程及一切难支各款、同养船经费项下支给轮船弁勇人等薪费、煤炭价值、学生等赡养饭食、制造号衣等项共银二百五十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九两一钱八分二厘二毫八丝；或循照例章、或恪遵奏案，均系实用实销，委无浮冒，应请照数准销外，实存银四十六万四千三百八十九钱九分三厘四毫，归入台湾光绪十年六月起法防案内动用，业经由台造销。又本案支给各款扣收六分新平银一万七百九十九两四钱二分二毫，前因防务紧急，随时支用；请准列收造报，免予解部。又扣收一分平余银一千七百九十九两九钱二厘八毫，例得开支书识工食等项，另行造册报销。据闽省善后局司道详请奏咨前来，臣复核无异。

除将送到各款细册咨部外，谨恭折具陈；并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闽省内地海防善后用款已造报至光绪十二年底止，复因核办台湾前项报销，内地未及并办。所有内地用款，拟请自十三年起、截至十四年底止再作一次，饬属赶办造销。合并陈明。谨奏。

奏部查台湾登覆各款请如数准销附片

再，准户部咨「闽省登覆台湾同治十三年四月起至光绪四年底止筹办海防报销由部驳查各款核覆」一折，内复删除银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三两零、行查银四万五百九十八两零，又台防养船经费项下驳删修理「长胜」轮船工匠银一百七十九两零、购买机器洋人中费银六百七两零；又「议覆台湾光绪五、六、七等年筹办海防、开山抚番暨养船经费收支各款分别准驳行查」一折，删除银六万三千七百三十一两零、行查银一十七万三千四十八两零：咨闽转行遵照去后。兹据闽省善后局司道详称：『查台湾海口建造炮台、购配洋炮、募勇操练，从前本无例章可援；该弁勇等远隔重洋，不得不酌量优给。且台湾光绪十年六月起「法防」案内给过炮勇口粮，已奉邀免饬追；则光绪七年以前支款事同一律，应请免于追缴。又调派差遣官兵招募番丁盐粮，前后亦奉核准有案。修理轮船工匠工食，虽年月与销案互异；核之前后报销款项，并无出入。其医生、药匠安家行装，于光绪十四年间始奉文不准支给；此次请销前银，系在奉文以前。又煤师、医生薪水杂费，虽未另立合约，而原立约内已有登明。至楚军改营为旗所配弁勇，亦系按照营制配用，并无增多。计光绪四年以前奉删登覆银三万三千二百五十二两零，五、六、七等年奉删登覆银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两零，均请照准核销！又，奉查煤师洋华匠辛工、黔军弁勇薪粮、差遣文职盐粮等款，均经逐款造册登覆；计两案共行查银二十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零，并

请一并如数准销。尚余四年以前奉删银五千二百七十七两零，五、六、七等年奉删银七千三百六十一两零，业经饬据各员照数完缴，汇入此次台湾光绪八年正月「海防报销」案内列收造报。此外尚有四年以前奉删银九百四十一两零，系删除练兵加给口粮之项；先已遵照追完，列入「台防」光绪五、六、七等年报销案内动用』等情前来，臣覆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敕部按册核销，以清款项。

除将登覆清册咨部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奏新改澎湖镇总兵巡洋会哨事宜请饬部复议折

奏为新改澎湖镇总兵巡洋会哨事宜，请旨饬部复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澎湖左、右两营所辖汛地除妈宫向设专防外，所有八罩、将军澳、嵵里、文良港、西屿、内外塹及北山、吉贝等汛，近则离妈宫二、三十里，远或八、九十里不等，以前均归澎湖副将及左、右两营都司按月出洋巡缉，并无会哨章程。兹新改总兵系与海坛对调，其巡洋似可仿照海坛向章：每年总兵于二月初一日出洋统巡，至九月底撤巡回署；左营游击于十月十一月出洋、右营都司于十二月正月出洋分巡，照例办理。所有总兵出洋督巡、撤巡各日期及洋面情形，均应遵照道光二十四年间钦奉上谕随时奏报一次。惟巡洋事宜，必须周历所辖汛地及在各汛交界处所会哨，责成巡道当面取结具报。澎湖孤悬海外，南至广东、北至淡水、东至安平、西至金门厦门，相距水程远或五、六百里，近亦二、三百里；其与他镇交界处所，并无适中岛屿可以订期会哨。由该总兵吴宏洛就洋察看实在情形，咨经署理福建台湾布政使沈应奎详请据情奏咨、听候部议遵行等情前来，臣复核无异。

除咨部查照外，谨会同福建台湾巡抚臣刘铭传、福建水师提督臣彭楚汉，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奏购备毛瑟枪子开报价目附片

再，闽省前因台事未靖，需用毛瑟枪子一项所存无多、亟须先期购备。当委候补知县臧锡钧前往上海洋行探明价值、议立合同，订购毛瑟枪子三十万粒；并将订购缘由咨呈海军衙门暨咨户部察照，先后核覆准行在案。兹查臧锡钧向上海信义洋行议购毛瑟枪子三十万粒，由轮船装运到闽；即经派员点验数目相符、试演子亦合膛，于本年四月二十八日照数收储军装局库，以备拨用。现据该委员开呈价值，核计毛瑟枪子三十万粒——每百粒需价库平银一两六钱五分——共银四千九百五十两，又运脚、保险等项银二百一十八两一钱四分三厘一毫，统合库平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一钱四分三厘一毫；均照外洋时价核实开报，并无丝毫浮冒，即在「海防经费」项下动支给领。据闽省善后局司道详请奏咨前来，臣覆查无异。

除咨呈海军衙门暨分咨户、兵、工三部察照外，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奏福建巡抚衙门各吏役工食分别裁停折

奏为福建巡抚衙门各吏役工食等银分别裁停，以节库款；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议覆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台湾新设抚藩等官应需俸廉役食分别酌增」折内声明『台湾巡抚俸廉等项，现既由台支销；其福建巡抚事务归总督兼管，所有该衙门额定俸廉暨吏役人等工食应即行令闽浙总督分别裁停』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闽行司遵照办理。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所有巡抚事务归总督兼管，额编俸廉以及书役工食自应分别裁停。惟各衙门公事，本各有专司；各项书吏管理稿案，亦各有专责。巡抚员缺虽奉裁并，而一切公事仍须照旧办理。巡抚衙门经制书吏，原设十二名，分为十二房；前经奏明酌留六名在督署办公，六名赴台湾供役。现在台湾办公不敷，尚请照额充补。福建公事照常，并无减少。于原派帮书中熟谙公事者，仍须挑留充用；即各项人役，亦未能尽行裁撤。查福建巡抚衙门公费项下，岁支书吏心红纸札银二百两、盐菜饭食银二千三百九十一两三钱三分二厘、各役工食银一千三百四十一两二钱，又另由闽县、侯官县地丁项下坐支门子、皂隶等项工食银二百三十五两六钱。光绪十四年分，各款银两均已案季支给，造册奏销；裁停奉文在后，请自光绪十五年分起，分别酌量停减。书吏心红纸札为办公必需之款，应仍全给银二百两。其盐菜饭食，留给一半银一千一百九十五两六钱六分六厘。各项人役，留给工食银六十八两一钱九分三厘：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三两八钱五分九厘，仍照章扣减二成并扣六分新平核实给领。计裁剩书吏盐菜饭食银一千一百九十五两六钱六分六厘、役食银一千二百七十三两七厘，共银二千四百六十八两六钱七分三厘。又门子、皂隶等项工食银二百三十五两六钱，概行停支。至台湾抚臣刘铭传支领爵俸，其巡抚俸银已归扣缺造报；廉银支至光绪十三年止，自十四年起并无支销。并请一并裁停，以节库款。据署藩司奎俊核详请奏前来。

除咨部查照外，臣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奏游击捕贼畏缩请以都司降补附片

再，准台湾巡抚刘铭传咨称：『台湾北路协标右营游击翁曦，于台北府新竹县城内瑞利号烟铺被贼强抢，经该县催请拨兵追拿，该游击畏缩不前；迨由县派役会绅先后缉获赃犯，复以协拿捏禀。该游击习气太深，不能整顿营伍；知照核办』前来。臣查该游击翁曦于本城盗案临时畏缩不前，迨闻获贼，复以协拿捏禀；似此习气太深，不能整顿营伍，自非量为惩儆，何以肃营政而策

将来！相应请旨将台湾北路协标右营游击翁曦以都司降补，俾资警省而观后效。其所遗游击员缺，容俟部覆到日，另行遴员请补。

除咨部查照外，谨会同台湾巡抚臣刘铭传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奏署沪尾守备贪污无耻请革职永不叙用附片

再，台湾沪尾为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弹压稽查，最关紧要。署沪尾守备、候补都司黄有忠，于营汛兵丁需索贴差规费每名按月收洋银一圆，即免当差。其当差者，又多雇替。街市开设赌场，该署备得规包庇：种种贪污，实属无耻已极！相应请旨将署沪尾守备、候补都司黄有忠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肃戎纪。

谨会同台湾巡抚刘铭传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不足以资差缉。查派驻台湾差遣之「伏波」兵轮船，系一百五十匹马力，较为宽大；前经台湾抚臣刘铭传奏明该船龙骨软弱、船身朽旧，于光绪十五年十一月间裁撤另购在案。臣即商允抚臣将「长胜」与「伏波」对调，各归修理；随饬「长胜」管驾都司陈绍芳驾赴台湾，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台拨换清楚。二月十一日，将「伏波」驶回马尾，察看该船实系制造年久，舱底均形朽坏；现在将就小修，尚堪行驶。惟「长胜」轮船原配管驾各项人等四十员名，月支薪费银七百零六两五钱；「伏波」原设管驾各项人等九十八员名，月支薪费银一千九百九十两五钱。虽该两船马力悬殊，薪粮自应区别；第当饷糈奇绌之时，必须力求节省，未便仍照「伏波」原额开支。议将该船自本年二月十二日驶抵内地省口起，查照一百五十匹马力商船，配用管驾人等五十五员名。除原派「长胜」四十员名移调过船外，添募三副、三管轮、管油、管水汽表各一名，头等炮勇、二等炮勇、头等升火各三名，二等升火二名；并将原配「长胜」水手副头目、炮头各一名改为舵工，头等水手十四名、二等水手六名改为头、二等水手各十名。每月大建准支薪费银一千三百零四两，小建照扣。其未到省以前，自正月二十六日就台调换、至二月十一日止所有「长胜」船上之管驾人等四十员名薪费，仍照原数支給；其添募三副以次人等十五名，照修船期内各将应支银数按五成核给。计现定「伏波」薪费，较之「长胜」每月增支银五百九十七两五钱。又，船厂、镇海水师营炮船七号、哨船十号官弁舵工水勇一百二十七员名月支饷银七百二十七两四钱，向由「船工」款内支销；现因工款无存，自本年五月起，饬归「善后」案内筹给。连同「伏波」增支薪费，每月应银一千三百二十四两九钱，为数甚巨，筹划无从。惟有移缓就急，将护厂炮台弁勇一百一十三员名、又克鹿卜炮队八十一员名——共一百九十四员名，于四月底饬令裁撤回籍遣散，腾出月饷银一千二百三十两四钱，以为贴补「

伏波」及镇海水师营支款。所遗炮台，派令补用总兵彭定太在于福靖前营内分拨驻守。至「伏波」内渡后，先将船底铜板、水缸、烟管及帆索、器具修理添换，共享实银二千一百余两。其船底木栓等项，另行饬勘估修。并将「伏波」薪费及镇海营饷月支细数暨裁撤护厂炮队弁勇饷银归入季报册内分别造报。据福建善后局司道开折详请奏咨前来。正在核办间，接准抚臣刘铭传咨称：『「长胜」船质朽旧，锅炉俱坏，不堪应用。请将在厂修理之「靖海」轮船换赴台湾』等因；当即照咨更换。

臣查马江创立船厂二十余年，自甲申战后，现存「琛航」、「伏波」两船，修之沈捞之余，既属朽旧。「靖海」船身尚觉坚好，机器亦久失修；若换回「长胜」，马力仅与「艺新」相埒而朽坏过之，更属无可修用。闽省辖洋二千里，要口林立，当江、浙、台、粤之冲；竟无一只坚利轮船，何以壮声势而收实用！此臣所以日夜运筹，亟思补苴者也。

所有换修轮船及裁勇、腾饷情形，除呈报海军衙门暨清折咨部查照外，臣谨缕晰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